

和史

和書門				
二六	一四	一四	七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	八	二	和
函	二	四	書
七	六	七	
架	冊	號	類
五十二才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8407
冊數	2(25)	
函號	150	26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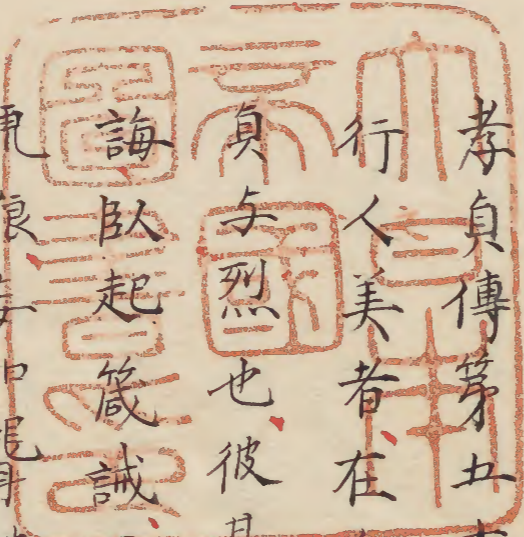


孝貞傳第五十

卷七十五

行人美者在人之子則莫若孝也在人之妻則莫若
真與烈也彼其為人之父為人夫者孰不朝夕教
誨臥起箴誡而望之婦哉而賢者或無得之房如
胤狼毒如龍耳瞽而遜悖孝順有補于其家者尤可怪

也豈所謂天命之謂性者耶非耶德祖之行之篤以
淺妃之故大宗幾不免見廢矣其終請贈外家者抑
何其至也而駿族以怨望死天壽主有放恣之聲而
天崇主其妹也拒命于嫂叔之義也鳴勝益筒井氏
之亡命而為三成之腹心豈有教之云爾乎具二子



以孝著甲君之暴也。子弟女子有高世之行。何哉。
嶋勝義父曰勝益。為石田三成將。慶長五年。興兵至
關原。戰敗死。勝義兄曰新吉。從父死。勝義負母從。少
弟亡。變姓名如駿府居。十年。資糧盡竭。兄弟相謂曰。
無奉母之物。何如。會懸金于市。購求耶蘓。將盡誅之。
令弟變告已。得金養母。弟驚曰。如何告兄。我為兄死
耳。兄願告我。勝義下可。諸吏^吏自首。請給金于弟。亦
諸吏言勝義實非耶蘓。駿府令考驗告上。召見二
人食邑。

沢橋兵太夫。加州人也。倫前族娶加賀女。其母從往。
遂為世子八郎乳母。迨徙倫前族。父子于八丈。令奴
婢勿得從。歸夫人于加賀。乳母詣吏將自殺。吏止之。
言上遣之。是時兵初。留夫人所。元和中。上如京師。兵
亡命為僧。遮駕請從。母于八丈。上憫焉。令召母。書
拒之。責以忠孝之義。上使吏語兵。八丈竟不可得往。
更何欲為。兵曰。願令加賀与之衣糧。臣母亦悅。上乃
許之。令兵復仕加賀。

肥前守大嶋義也。事母孝。母所言必曰諾。弟因幡曰
有若不可為。則失言。夫子何不面計可否。義也曰。否。
事親者以順為本。當其受命。成之与否。豈可豫較。君

子以義也為色養之孝。寶永中官至畱守。

富士郡今泉富人。中村五郎右衛門。親老而菘。所求

若暑堀田同今按若其
作苦

供。嘗若暑欲雨。五郎乃同奴婢。自屋上灌水。父

曰。盲以為天雨。迨五郎將出。使婢告之曰。雨雖

止。塗泥。何不着履。五郎乃着履。成聲而行。父母死。執

喪其室。出入必苦。如父母在時。里中貧者假貸。因与

之。聞人之急。親往問。挿金席而去。其人追還之。五郎

謝無有。如此不一。天和二年三月。上遣使者四方。還

具狀以聞。命蠲復其家。世々無所預。五郎死。子孫產

業不能如故。而孝義不衰。

長崎賣菜者名甚太。有父老失明。甚太早起炊熟。至

寢所曰。某有飯。某有羹。擔菜出粥。更有所須。倚戶仍

呼。有告之者。雖遠必歸。供之復出。莫洗溷廁。而後理

明晨可鬻者。長崎令河野通定知之。偶有父子詐者。

台甚太與之金。具稱所聞其孝。詰詐者曰。不知父子。

禽獸是已。上之置吏者。使治民也。其豈預禽獸之事。

便放遣之。其人大悔。嗟改行。迨後有孝慈之名。

僧宗融不知何郡人。居長崎高雲寺。使人迎母。無

魚不食。使所善過者買魚。弟子諫曰。夫人雖老。不可

居寺。况羞魚乎。宗融不可。出視善魚。親買持歸。母死。

子以義也為色養之孝。室永中官至畱守。
富士郡今泉富人中村五郎右衛門親老而菴所求
無不供嘗若暑欲雨五郎乃同奴婢自屋上灌水父
母先自盲以為天雨迨五郎將出使婢告之曰雨雖
止塗泥何不着履五郎乃着履成聲而行父母死執
喪其室出入必告如父母在時里中貧者假貸因与
之聞人之急親往問挿金席而去其人追還之五郎
謝無有如此不一天和二年三月上遣使者四方還
具狀以聞命蠲復其家世世無所預五郎死子孫產
業不能如故而孝義不衰

長崎賣菜者名甚太有父老失明甚太早早起炊熟至
寢所曰某有飯某有羹擔菜出鬻更有所須倚戶仍
呼有告之者雖遠必歸供之復出莫洗溷廁而後理
明晨可鬻者長崎令河野通定知之偶有父子詐者
台甚太與之金具稱所聞其孝語謝者曰不知父子
禽獸是已上之置吏者使治民也其豈預禽獸之事
便放遣之其人大悔嗟改行迨後有孝慈之名
僧宗融不知何郡人居長崎高雲寺使人迎母、無
魚不食使所善過者買魚弟子諫曰夫人雖老不可
居寺况羞魚乎宗融不可出視善魚親買持歸母死

後不知所之。

長崎人^十市仙^右古有姊母欲為嫁娶仙曰措其母而
未安事人之母姊亦曰豈措己母而事人之母乎終
至母沒又有吉兵者縫席為食有一弟一妹父母為
謀嫁娶妹曰有父母與二兄去之奚適二人亦恐娶
婦不孝順固請不止因所親請止父母死事吉如事
父母吉死事次兄如長兄長崎令佐久間信房賞其
孝友厚賜之。

德宗為紀族時紀有殺父之獄其子曰是我家之父
何干國事而深究之紀族聞之曰是我不德而教之
不至也使吏教之三年其子愀然淚下請死迨入承
大位有以孝義聞者或賜甲宅或與錢穀旌其行也
使學士記之顯示四方孝悌之行於是乎起矣蓋善
勸獎之其在諸族備前洞津會津島原多孝子非是
其地多孝子上之化下孝之化無行也。

川升正直洛賈人也少時父母憂其好飲酒年五十
始志于學受小學于敬義夫子於是悔往日薄于親
絕不復飲酒竭力于事親父沒為三年之喪父之
喪未除喪母復三年後慚賈為農人或言其父之難
事正直聞之泫然泣下久之曰我不幸遭鴟梟入室

速驅出之。其人不肯去，懇求見教。正直乃責曰：子之至于斯者，足也。告于我者，古也。吾与足皆親之遺體也。以遺體毀本體，天地之所不容。當伏桑市之罪。其人伏地泣曰：小子不聽有德之言，陷于大罪。請從是改行，乃謂其父曰：古人有言：遺子黃金滿篋，不如教子一經。令嗣可為善之人也。以不學至此，願念之。其人竟以孝行名于鄉里。浚族學于長澤胤，聞正直有高行，求見。薄浚族為人，不應。族後為鳥羽族殺，國除。大炊頭松平好房，島原族世子也。幼見削刀錐針于室堂中，恐父母觸履，歸之。其所望花月必告得，珍必羞。病則不離側，先嘗先試，不敢懈。雖閤室及父母之事，正坐拜跪如面命之者。既長，守儉素，慎持養，懼為父母之憂。讀書見忠臣孝子之事，未嘗不三復。年二十一卒，至死強病，恐父母憂之也。父忠房，彘之，不以浮屠之法。以世子意在干此也。

伊達治左事松江族忠晴，以為奴婢，不能適。父母朝夕祖執事，得一魚，父曰為鱠，母曰作羹。治左如言同進，出則負行如矜力者，族嘉之，餉珍奇佐其養。

神田孝子，土郎作幼，其父有罪，搖問見之，不自勝，請代坐。知政事，忠秋勅吏聽之，答出血，不變白，薄其罪出之。

脩前柴木村甚介，有兄，母不欲与之居，如甚介之家，人問媪不，衰曰：雖公族之養，不我過也。何為衰哉？兄復曰：田薄，思欲更之。

甚今欣然許之所收倍于前凡蝗不傷禾備前族台親復
甲祖熊沢良介至其家觀事母語人曰如堯舜之時

三田村孝婦舅使之雇無日不楚楚然事之不懈曾怒其臨溺曰孝
婦引罪自痛涕泣洗之舅大慚憲宗初使者至備中舅詣館告以狀
紀伊完栗賤女也父癡不能起紀伊扶持不懈又躬治產
為衣食隣人曰子任辛苦適人得其力不勝終年拮据紀伊

事夫復得四子

天復得事父如今日哉完栗族聞嘉之每歲以米養

一志勢之南鄙也有孝子名李平父年八拾餘歲如山
田載如祠官家食則餒父之餘賓客坐堂美食對之無愧

色妻弟妹事之無不如意見其孝友多聘妹養弟者弟妹不
可曰奈何以身之故違父之養哉族聞之賜金五兩又河上邑同時
上六孝子皆蒙其賞廷玉頭城幣者嘗夜雨風甚其母病欲魚
之市買魚魚肆憫焉曰廷玉未苞而予之歸家見之無魚廷玉意果
處遺之行求之便得後其母欲食鯪之市無鯪歸持庖刀而行波海
頭掘田本作頭
此句恐有誤
一章拳大餘以白貼頭廷玉以庖刀斷其足又大鯪得出里人

以為孝感之所致出錢貴買走告吏庄內族子之粟使養母
細川忠興襲父為田邊族夫人明智氏名玉昌守光秀女也光秀
弒尾君台忠興曰此以我為塔平立逐夫人出之秀吉誅光秀使
忠興復夫人然夫人以是不悅秀吉之義秀吉設猿彘觀諸將妻子夫

甚介欣然許之。所收倍于前。凡蝗不傷禾。備前族台親復
甲祖熊沢良介至其家觀事母。語人曰。如堯舜之時。

三田村孝婦。舅使之雇。無日不焚旌。然事之不懈。曾怒其睡。溺曰。孝婦引罪自痛。涕泣洗之。舅大慚。憲宗初。使者至備中。舅詣館。告以狀。紀伊完栗賤女也。父癡不能起。紀伊扶持不懈。又躬治產。為衣食。隣人曰。子任辛苦。適人得其力。不勝終年拮据。紀伊謝曰。事天復得事父。如今日哉。完栗族聞嘉之。每歲與米養其父。

一志勢之南鄙也。有孝子名李平。父年八拾餘歲。如山田。載如祠官家。食則餒父之餘。賓客坐堂。美食對之。無愧

色。妻弟妹事之無不如意。見其孝友。多聘妹養弟者。弟妹不可曰。奈何以身之故。違父之養哉。族聞之。賜金五兩。又河上邑同時上六孝子。皆蒙獎賞。廷玉頭城。警者嘗夜雨。風甚。其母病欲魚之。市買魚。魚肆憫焉。曰。廷玉未苞。而予之。歸家見之。無魚。廷玉意果處遺之。行來之便得。後其母欲食。鯪之市無鯪。歸持庖刀而行。波海親採有章拳大鯪。以白貼頭。廷玉以庖刀斷其足。又大鯪得出。里人以為孝感之所致。出錢貴買。走告吏。庄內族子之粟。使養母。細川忠興襲父為田邊族。夫人明智氏名玉。昌守光秀女也。光秀弒尾君。台忠興。曰。此以我為塔平。立逐夫人出之。秀吉誅光秀。使忠興復夫人。然夫人以是不悅。秀吉之義。秀吉設猿舞。觀諸將妻子。夫

人稱病不出、私傳母曰、我婦人也、縱不能死、仇忍見其面乎、後忠興從伐會津、石田三成作亂、收諸族妻子、夫人使人對使者曰、婦人之義、唯夫是聽、妾不知忠興如何、不敢出、使者三反、藝侯曰、莫使人知此、遣兵圍其家、衆欲闖、夫人止之曰、我不知可否、我死事已、自陷吃而死。

橫井族有馬、豐氏夫人者、神祖名松平康忠女嫁焉、豐氏從伐會津、夫人居阪、家亟見三成作亂、恐為擄、避夫人、曰、子之欲遺我、非橫井則三田也、非鳥魚遊而至也、為追騎所獲、二宗之辱、莫大焉、若召我

者、辭以無族之言、不可則死、使人齎書遺豐氏、勉以忠義之言、豐氏得書進上、不敢先發、迨後益封豐氏、世稱為賞夫人。

甲君初以油川氏所生女阿松、許尾為世子婦、未適、謂尾好反覆、絕之婚、一年甲君卒、嗣子無道、團日盛、阿松次兄曰仁科信盛、居高遠、召阿松欲嫁之、斷髮誓曰、妾前受人之聘、雖未醮、忍背之哉、且妾之所以不死者、為無祭者乎、天正十年、尾世子率兵屠高遠、阿松以春日氏所生妹、與兄弟之女三人、奔武州、匿安下山、紡績為食、北條氏將爭欲聘之、阿松志曰、雖

亡國之餘、不復許此輩、絕不之應、聞其守節、無侵之者、參公遷江戶、令吏致衣糧、起第于平川居焉、納其妹、生信吉、二姪、嫁內藤忠興、官原義久、阿松之節、天下無不聞、元和二年卒、太宗晚年、置田奉其祭祀、水戶有士曰皆川藤右、生二女、一男子而死、後為仇告事、即蘓繫三子于獄、滅其家、一婢抱女入獄、詰吏曰、主母臨死、執妾手曰、此女汝子養之、言猶在耳、廢之不如死、且也、三子得妾、活不得妾、死、願妾事三子于獄中、不止、三子得全、妾亦不死、居獄二十餘年、未嘗失礼于孤子、義公多其節、出以嫁富人、

長崎民友田氏妻、生一女、嫁之、夫無子、有二姪、育之不異所生、迨長、夫怒其飲酒、擲蒲逐之、泣止不可、以爲夫家無種、爲買妾、已別築室居焉、一年生男、妻曰妾少恐怠懈、取育之己室、迨有三子、詰夫曰、我於世無頭、妾率三子、事之如父母云、又有貞婦、夫亡命、獨養舅姑、田數畝、教畝瘠、願確在山谷之間、作香足之食、雖嚴不使舅姑炊、洗食器而後行、其父來自天草、欲嫁之、婦曰、娶妻爲養親也、妾不能助夫爲義、又不能養其親、孰与同居長崎、令大岡清雄表聞、賜米十石、銀十錠、

福園貞婦、遠賀木守民源六妻也。元錄十六年、夫死、
二子幼、父母兄弟咸耒、欲招贅贅、卷幼兒保田宅、不聽、
其父曰、婦女子不能全田宅、使二兒失所、不知為耕耕、
種、汝仍不聽、翁之言、婦乃泣從、迨後夫將至、縊死、吏
驗之、無宅事、族賜米十俵賑其家、令里中為耕其田、
以待二子長、著婦貞節。

貨殖傳第五十一

卷七十六

食之於民、莫急乎此、而無衣裳之防寒、室之掩風雨、
人亦不為人也、三者具、而後可謂之完矣、而觀全之、
在乎耕之織之、管管之也、既欲具之、非鐵不耕、非絲与
麻不織、非材材不興、此皆求之其鄉而不可得、在乎有
商通之、有二規之也、商通其物、工致其力、無貨利之
用、何行焉、論者或空言非之、欲復之上、右古之朴朴、一切
之議、不可通治道者也、夫已有貨、多者為富、少者為
貧也、殖之有術、守之有法、用之有量、行之有方、趨趨之
有路、去之有時、竭心力智巧之所暨、幾其從我所欲

為也形也無象大要歸乎善處人之所求耳是以有
見求號者有見求里者有見求國者信以守之仁以散
之義以取之禮以分之食重辨身奇繒路華隰重飾
之堂榮其親屬瞻其知友豈非賢者哉
嵯峨角倉宗桂以財雄天下其家足利氏時以醫著
天文中宗桂族子策彥二遊明治帝之疾策彥子曰
光^由字了以渡和計川如作州見以為百川可通慶
長十年因近臣言通大井川京師上許^許石之大者以
機驅之根着者鑄錢椎長廣可三尺脊碎去之出水
者燒而泐之廣而淺既而濬之如瀑鑿而平之作之

數月成上奇之使通富士川天龍鴨河莫不如意漢
谷之民以為非魚走水以是其家復富子玄之孫玄
德並善治水產不及了以之時了以弟宗恂學藤^蕭
精陰陽之說初以醫仕秀次後南蠻獻赤玉成枝榦
者及石薄方尺群醫無知者宗恂曰是珊瑚也是柏
枝瑪瑙也細言蠻人種採之法一座大駭宗恂雖博
物亦以生富家也著書有數種角倉氏始印字成書
於是經史多出于世具存者今人謂之嵯峨本
河村義通貧傭作江都粥衣被飲食之具為資將如
京師至小田原有老人与之語笑曰子之窮也宜哉

求富莫若江都。天下之貨聚焉。且視子之面。非人貪者。子勉之。義通再拜曰。謹承教。歸至品川。休楓樹之下。思之無可復為者。偶有舟壞。所載菜蔬瓜果。掩水而下。拾得積隄上。往粥之。工官因供工官之役。少有贏餘。乃大言曰。我有千金。起室屋。通衢。明曆三年。江都火。所作使焚。義通大窮。視橐中。僅有十餘金。馳傳之。木曾以錢筋貫金。予之。主人之子。一鄉傳大恭敬。唯其言之從。盡木曾買良材。居三日。求材者大至。從義通買之。義通此時空橐。得數十萬金。又有巧思。為人画策。得其饋遺。有所興作。精思從事。役者功

倍。出以拔柱。敝菲錄之。絮牆土。其愛棄物如之。憲宗時。命義通治澱水。二旬而畢。開新河。防阪北之害。上善之。名新河為安治川。世謂之廿日水。積其土河口。謂之瑞軒山。瑞軒。義通所居也。子孫奉工官。列于士人。然其家竟衰。

織田信長圍長嶋。遣人索名假糧山田了純。指困與之。有十七萬石。了純無怙之之色。而軍不盡用。後有索名者。有事則就乞假。以江都俗潤畧輕產。慮視而移。不適江都。未次政直堺人也。以曉外國之事。預互市之議。許以私船之外國。贏巨萬。堺中豪華効之。無出其右者。後

為代官、列于士人、子茂房、寬文中坐其家、奴持國之
因籍兵器諸應禁之物、賣与外夷、藉沒其家、珠玉珍
寔、其直當天下之半。

紀文以粥打起、梗柶豫章入文之家、而後得行、憲宗
好興作、大率咸用文之材、作寬永寺、至一日取司農
金五十万、然不為積貯、用之如泥沙、不悟其彼使、豪
傑雖國君不如、少忤之、立使得死、海運不利、取之匠
作、納于修理、取之修理、納于匠作、移徙若寄、盖以此
富、亦以此衰、老居深川東、不免饑寒死、文之子煥煥字
彦章、以儒名京師。

阪築氏之先、長良、涉人者、名久左、極謹良、不貪、偶有
遺金在舟、久求其主、不得、日之卜者問之、州名、神必
祭、以不得還金為憂、三年有告其主者、久負金往与
之、其主長者也、盡与之久、不受、唯請祭神謝巫之
用、皆有記、其主愛之、使鬻炭、不收其息、久亦賤粥、以
故大售、數年至巨萬、傳子無孫、養木津氏子、号為久
左、又無子、以岸曲富人唐金氏子為後、為幼故、台木
津氏之弟吉兵、使視家事、吉兵賂阪尹稻垣種信、求
代之、有長老異己首、求罪付逐、長老詣江都惣之、削
種信邑、免其官、屬吏受賂者盡誅之、吉所屬事僧知

若行貨有記見罪者甚多徙吉于三宅後赦還居大津猶以貨故也

元祿中有請為飛錢者其法受金于阪九十日致之江都如此月三所受金常在具家而大買錦綺綾緞賣諸江都以其直致官吏民無持金之遠者而飛錢家亨利尤多上將許之會其人死松坂人三升七郎家累巨萬其肆長八郎繼請之大得其利乃移居京師賣絲絹于江阪其利又倍飛錢粥之不豫價自三升始八郎子六人皆仰表衣食于其肆至子孫推長者兄事之尤有家法紀法有徒徒居于諸族者不削其籍

而括其貨如三升皆苦之

佐野飯野氏善耕可田四五万家僮四出為商不問其所賣買任其視時轉移寬永初造大船往買米加州吏問幾許答曰唯所予之吏給六万石賣其金其賣人便納如其價加族曰此其富足敵一州有事當得其力減價予之從此阪界富人爭効之運與羽加越之糧諸族賴其利飯氏家僮不相識面佐野貧者常食其家云

神祖所愛押押茶屋後藤等出入言市升事使買物市竟以納上衣服為業方德祖愛駿族世子觀其所賜

歸求之春姬。泣不知所為。後藤乃因姬進舞者之衣百種。又常供所求。不求賞。既世子立。是為大宗。命後藤專進尚署所供。是以大富。亦善兼并之術。貸錢賭其宅。少其息。緩其期。不之責。久之不能舉契。而納其宅。

鴻池山中氏。其先雲州人。山中幸盛後也。以釀酒雄天下。兄弟十八人。分貨異居。一家有急。其餘歛錢助之。勿損其家。世守其約不改。自阪以西諸族多皆仰給山中氏。將舉。必先与之謀。推侔封君。有若負其貨者。阪以西豪。為之不出貸。是以息錢日孳。鴻池

之分。三升之合。於其貨。世謂同其術也。

德宗時。上總高間氏。那須渡邊氏。以買糶致富。橫于海道。高間黜。躄著下戶。不能食。大謗暴其家。所有書記咸燒之。然其產不以是衰。後二人貸金。姬路族不見還。家產凋耗。無知之者。然姬路族不以是富。益貧。借貸破產者相繼。殊可恠也。凡售多者。莫若布帛。其次穀。其次酒醬。材木之利也。積久而後可得也。凡萬貨之行。聚也有時。散也有時。有若天道也。俯則拾仰。則取一錢之出。必也整計而後用之。如此。或有趨貪。日損千金。不墜其業者。天下多。其聚則貴。王族

為之側席，散則賤匹夫，蓋与之爭，萬家之鄙，有長夜之娛，十室之邑，無百頃之富，蓋以所殖寡而無所歸也。多歸則多積，少歸則少積，無不有豪，勢必不得乎也。多之極，日輦天下之賄而不止，少則專一鄉之藏者，必散，不散不可聚，巧者散之有餘，拙者聚之不足，辨食之家，或不厭食糟糠，負擔之夫，或光榮宗族，以此故也。

關東貴趨時，是以多暴富，無賴少年，雖賤業，其屋可連棟也。關西多世業，其善在固守，洛勢之間，尤織壘不遷，唯阪去洛十餘里，其俗錯雜，而海陸之所縮，較

獨有關以東之風，猶稱豐臣氏之奢侈焉。阪以南之豪，大概造船通天下之衣食，多之地民寡，財乏，與羽之田田當天下之半，而財不足，俗悍而難化，越後似羽，有泉漆蠟之饒，日夜歌呼而飲，其貪者望之不似人，越後西為加能，越負海抱山，勢如金甌，財用交子，多賈人貴儉約也，以服玩藥物，出徧千里之外。三越與羽近極而寒，冬月常居雪中，行旅苦之，時有凍死者，富士之南為駿豆，地暄，貧者或不繫，駿有十

一港，富國也，兩伊以西山陽，地狹民多，論財不顧骨肉，山陰貧而亦苦寒，長崎以蠻物致富，對馬以韓貨

人參木綿極美豪華多詐偽薩出漆燭硫黃丹礬之
屬多琉球之物其俗善鬪不畏死南海矜誇無信採
海物為生凡物之美者洛織深紉組攸藝百工音聲
南都墨紵尾濃之緇飛土信之材佐渡黃金秋田銅
山陰之黑白山形臘脂和江駿之茶紀肥之搗南越
濃長之陟厘上加之絹會津之燭出千漆有漆則
必有燭肥備陶器松前昆布奧北之駒鳥羽撰之酒
醬木綿其餘牛馬舟車魚鹽毒藥無財役民無機而
織無田而耕一鼓提巨億者往屬郡國因俗作則
唯黃金官專其利在諸侯之地者僅與三之一耳作
業工者美衣食而富不如農富而不能大者必
有為也不如商之坐運籌策專其利而婚姻食饗與
作非有商典之不行也其富有以也夫

浮屠傳第五十二

卷七十七

愚底洛人也。字勢譽。親忠時居參西光寺。謂親忠曰。北條足利二氏。不知撥亂反正之道。資擾亂衆瘡痍。為政天下。以故不有一日安也。願公救此民于流離饑寒之中。使存焉。而積念佛之功。亡焉。而受淨土之樂。則浮屠多生一殺之巧。聖王治亂誅暴之兵也。親忠曰。善。茲教明應二年。大破上野兵于伊田。河水為之赤。凡雨至。每有戰鬪之聲。建寺其地。居愚底。至則其聲乃止。愚底名寺曰大樹院。為松安公子孫必有應此名者。後有天皇者。居大樹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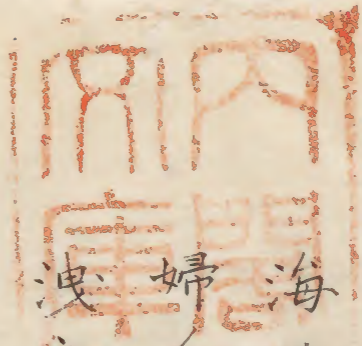
天室小田原人也。字登譽。自言力過六十人。聞駿君
義元伐尾死。哭曰。參公不活。少頃笑曰。參公歸。明日
參公至。大樹寺。從者十八人。將自殺。天室曰。寺中有
五十餘人。驅農賈可得五百人。戰不捷而死。未遲。駿
十二城。尾所憚。公已。今日休士。明日攻大高。攻大高
不獲。公求公所在。聞公在焉。率兵東嚮。雖疾馳。不半
日不至。是於修戰具有餘。參公曰。無險可據。若何。天
室曰。無險能攻。平作旗幟。設疑兵。布士衆。如宿將之
為也。參公曰。師先我死。無道我者。天室書旗以厭離
穢。土欣求淨土。字問曰。公何用戰。為答曰。小則啓疆。

大則有天下。何為欲有天下。曰。光揚先祖傳業子孫。
天室乃曰。如此亦賊已。幸得天下。猶飄風不崇朝也。
逮身不能保。安施其慶于後哉。夫君師之設。非驅生
民而供其欲也。為禁暴爭蘓其息也。是以善為國者。
不為兵首。教而不從。而後刑之。禮而不表。而後伐之。
是謂以殺止殺。兵願播唐虞之化。願布淨土之樂。是
謂菩提心矣。夫然。故鬼神助之。所向無敵。且佛以信
為教。三軍之士。知死必生。樂土信生。必受厚賞。夫然。
故矢石不足恐。溝池不足踰。是八字之致也。天室茅
子祖同。力敵八十人。執公之轡。公令之開門。祖同日。

敵未可伐、公姑待、公拔刀斫關三而後開門、尾兵不
戰、逃、天室曰、駿兵去、何不早入據珠、參公曰、得無太
急乎、且若無糧何、天室曰、珠不可虛有、若據之者、大
率去矣、百姓待公久矣、君入不憂無糧、參公曰、善、明
日率衆入困崎、百姓頗畜積奉之、如天室之言、後親
鸞徒起、率千餘人伐之、諗公曰、公必有天下、我先兵
而不逮見也、天下大器也、不可往取、敬事大國、以俟
天下未與也、公莫以我故封我弟子而驕之、勿加我
號謚而矜之、但願興我教、納此民于樂土、後江戶有
存應者、

存應、武州由木人也、字慈昌、參公卜居江戶、未至珠、
見僧說法者、寺曰、增上、名曰存應、為名之美、約為檀
越、慶長五年、將誅三成、過見存應、曰、佛以弟子十
八願、稱為願王、適應公之姓、公復安斯民、應願王之
願、三成死、天下盡歸參公、是為神祖、乃因存應之言、
建十八寺、祈國之福、存應曰、若然、餘法必衰、餘法衰
我宗亦衰、上巳、以裘祭命、淨宗願以餘法、祈國之福、
普山因薦天海、見之、天海年八十餘、狀貌甚偉、食燉
豆、壯者不如、存應大驚、責普山曰、師其悔之、天海果
大幸、神祖迨移居駿府、受天台所謂血脈者、存應聞

之如駿府神祖不見之使吏詔曰不速歸徒海島存
應曰貧道老兵不能疾趨遁刑率徒等數百人如
海上神祖自樓上望見思其前之言台之存應索天
海所上之記焚之會阪之事起存應請問曰往必居
婦人十軍中為之泣言阪主婦人親多城中人也必
洩之其所親而後令木願寺請和々々則所欲于阪
可得也存應得于上多此類也其徒倚勢犯法吏常
容匿上特尊之罷大德寺國師以存應代之後有幡隨者補為
聖僧居下谷寬永中命如長崎化耶蘓徒教之念佛有祐天
者自飯沼移主增上寺為衆所歸



清康時有禪僧摸外清康台摸外曰我夢握是字何
祥摸外賀曰夫是於文為日下人也日下人在君之
手吉孰大焉三轉為象非君之身在君之孫也清康
大悅約為擅越為大樹寺所阻而止建院居焉号曰
龍海

崇傳南禪寺僧也字以心慶長十七年命于京兆尹
主天下僧尼秀賴令僧清韓造鐘銘崇傳曰葉上親
迦葉中親迦互為主伴言豐臣氏復有天下也國家
安康言無上則國安也其言之之意不可勝說大逆
無道神祖以為然令知政事正純雜治秀賴遂不能

自明而死。是時前大納言日野輝資致仕居駿府。子崇傳撰古禮儀式。大購古書。崇傳往未一都無定居。出典贊謁。入預謀議。用事比權臣。太宗立。以其曾事駿族。患之。然不忍罪之。崇傳知之。以憂死。

氏據本作代

會津人也。或曰大將軍義澄妾。名氏。義澄薨。

歸會津。生天海云。幼不食酒肉。聰敏有異于人也。天文中如叡山為僧。博究百家之言。歸則會。名氏七。逃之江戶。崎神祖用普山之言。見大海。共語。大悅。為推僧正。狩川越為規地。益喜多院。轉為少僧正。誥天海曰。昔聞葬鎌足于阿威。一年遷。多武。昔死。葬久能。

一年遷日光。使天海記之。德祖至孝。幸于神祖者無不用其言。迨厭代。崇傳與知政事正純。薦吉田宗源。典葬埋之事。天海曰。非遺命。傳曰。唯一之法。咸依豐國之儀。豈曰非遺命。海曰。山王一實。習合神道也。特用唯一。非遺命矣。且亡國之事。何足法也。上不憚曰。神祖固貴。使板倉重昌。林永喜之京師。賜以習合記。是以光陵之議起。拜海為日光座主。命如京師。先驅將送之。遷大僧正。以上野族。茅為寺。居海焉。号曰寬永寺。使親王守澄為弟子。事海。太宗益敬海。使祈嗣。海言。壇上有帛書曰。福德知慧之男。其夜夢見神。

自明而死。是時前大納言日野輝資致仕居駿府。與崇傳撰古禮儀式。大購古書。崇傳在末二都無定居。出典贊謁入預謀議。用事比權臣。太宗立。以其曾事駿族^惡患之。然不忍罪之。崇傳知之。以憂死。

天海會津人也。或曰大將軍義澄妾芦名氏義澄薨。歸會津生天海云。幼不食酒肉。聰敏有異于人也。天文中如叡山為僧。博究^究百家之言。歸則會芦名氏七。逃之江戶崎神祖用普山之言見天海。共語大悅。為推僧正。狩川越為規地。益喜多院。轉為少僧正。語天海曰。昔聞葬鎌足于阿威。一年^遷多武。昔死葬久能。

一年遷日光。使天海記之。德祖至孝。幸于神祖者無不用其言。迨厭代。崇傳與知政事正純薦吉田宗源典葬埋之事。天海曰。非遺命。傳曰。唯一之法。咸依豐國之儀。豈曰非遺命。海曰。山王一實習合神道也。特用唯一。非遺命矣。且亡國之事。何足法也。上不憚曰。神祖固貴。使板倉重昌^昌林永喜之京師。賜以習合記。是以光陵之議起。拜海為日光座主。命如京師。先驅將送之。遷大僧正。以上野族茅為寺。居海焉。号曰寬永寺。使親王守澄為弟子。事海。太宗益敬海。使祈嗣。海言壇上有帛書曰。福德知慧之男。其夜夢見神。

祖抱鶴雛于海使侍祠者侍中中根正盛報上曰子
速往焉世子已生正盛途遇中使曰世子生於是上
大駭謂左右曰我視師如視神祖寬永二十年海年
百三十三死使侍中正綱葬之日光初大久保忠隣
貶畏正純無敢言者海侍上極言其冤雖不用舉朝
稱之神祖疾左右詰以生平所好鷹犬駿馬猿舞等
咸不應海曰自古明主預知其終以後幸為慮勿為
此等語神祖竟不起如海之言又見神祖常言嫡庶
無分

宗彭出石人也十歲為淨宗之僧非其好也三年受

禪于宗鏡寺長游江洛之間傭書為食濯衣裸待其
啼其父好音每省之歌以適其意慶長中衆知其有
德主大德寺秀賴召之不往好遊名寺所往乞食不
煩主人或掘菜根食之或譏之不出窠曰宗彭笑而
不逆寬永初宗傳言大德妙心賜紫不請江都背神
祖之法上乃改之不受因宗彭上山赦歸出石是時
柳生宗矩言上學劍者當靜心當問識者上問
當世誰為識者曰以臣所識莫若宗彭上乃召宗彭
居呂川之上復二寺賜紫如宗彭國師宗彭曰二祖
徹翁号不稱德貪道得以身之寵位反如二祖宗孰

大焉、天子許之、宗彭病、詰弟子曰、古人多作偈示後、
如我杜口而去耳、使人画圓已、下點于其中曰、欲觀
我者見此画、死使埋之中路上、後至焉、置一石于其
上、

素心春姬兄之子也、加賀卿小松守前田直知娶為
妻、直知死、適會津卿町野幸和、生女、其女嫁岡善右
生振姬、久之以幸和死為厄、有禪機、与宗彭齊名、上
見之振姬之房、築寺居焉、号为濟松、

了然武田晴信曾孫也、父曰葛山内記、德祖之納女
為女御、了然預選充女御、女御為后崩、了然歸居江

都、為武田壽菴妻、生二子、了然雅有出家之志、為壽
庵買妾、去見錢牛、請為弟子、了然雖有子、容色猶盛、
錢牛見之曰、是法魔也、使弟子出之門、了然即至白
鷗、、又不受、了然將歸、過市中有銅斗盛火、了然
借見之、覆火自焚、具面一市大驚、遂為白鷗弟子、莫
能及之者、白鷗木庵弟子也、

隆光河邊氏字榮春、小泉人也、以祈禳出入本庄氏
家、其家有女子、是為桂夫人、生憲宗、使隆光榮星有
驗、命赤石炭造寺城北、居隆光、為大僧正、領筑波徒、
兼僧錄司、隆光承間言曰、方今天下無事、所畏四體

耳、上生于丙戌年、戌為犬、令犬無折傷、犬積則上之
體自然安、又求嗣之洽、莫急於愛生物、上從是多忌諱、下令曰、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慈仁之性也、而其為生之物、則一耳、
今食其肉、藉其皮、以為當然、甚無謂也、縱不能悉斷、勿妄
折傷、大殺、吏於是、以廢格治之、有仇誣告、報其怨、用
刑深刻、以冀止之、一犬之禍、或至數百人、延燒及家、
則棄子抱犬、病則藉衾、飲藥、有犬醫治之、死則告有
司、左右郎中官多素食、媚于上、蜈蚣蝻蟬之類、積出
之野、附之有人、放之有所、野獸傷禾、不得殺之、天下
為之騷然、奉真言教者、小池智積、二僧、正、新、福、回、福

金勝、弥、勒、稱、為、七、坊、有、勢、無、不、畏、之、初、上、以、明、信、主
嫁、紀、世、子、民、間、言、隆、光、為、紀、世、子、蟲、蠶、甲、族、以、故
久、病、以、欲、使、紀、世、子、得、嗣、明、信、主、聞、之、不、食、而、死、甲
族、病、已、為、世、子、憲、宗、獻、代、世、子、立、是、為、文、宗、隆、光、恐、得
罪、去、歸、和、州、德、宗、時、死

兩、本、願、寺、光、壽、字、教、如、親、鸞、十、二、世、孫、也、姓、藤、氏、親
鸞、受、淨、土、教、于、慈、鎮、以、為、子、衆、同、欲、而、後、可、教、衆、通
九、條、魚、實、女、生、子、男、女、各、一、人、自、名、其、教、曰、真、宗、其
身、子、咸、娶、婦、食、肉、男、後、居、一、身、田、今、有、其、子、孫、女、通
侍、從、高、藤、生、二、男、子、居、六、條、道、場、与、法、光、寺、焉、光、壽

父光佐字顯如。戰姊川之年。信長攻野田。福島不拔。欲移本願寺城。其地光佐不可。舉兵拒信長。戰五年。糧竭。藝人村上景廣。與光佐。破九鬼嘉隆于海口。娶朝倉義景女。為光壽婦。與共攻信長。天正八年。信長已敗。殺義景。北地盡平。天子乃詔。信長。光佐解兵。光佐謂其下曰。信長不可信也。出城逢敵。噬臍無及。使光壽守大坂。聞我至。雜賀乃去。光壽聞。光佐至。雜賀去。兵如若山。十年。信長子信孝。軍于岸曲。号曰伐四州。俄曰。光佐前。雷光壽于阪。奉天子之命。不遽行。不可不行。誅。南襲。雜賀。會信長被殺。引兵歸大坂。於

是。光佐益安。文祿元年。光佐死。光壽立。朝秀吉于名古屋。光壽有二弟。佐超字顯尊。居興正寺。光照字准如。居本行寺。咸異母。準如母善事淀夫人。陽稱光佐。與準如書。屬後事。准如宜嗣。秀吉信之。令光壽致仕。其下大諫曰。光佐令光照居本行寺。何得遺書為後。西本願寺作西。本願寺果亦。欲拳兵作亂。光壽止之曰。兄去弟居。衆何。乃還。光壽固德參公。往見參公。參公曰。師果賢也。屢召與語。使信雄為秀吉言。秀吉高其義。善遇之。慶長五年。光壽光照將之。江戸三成。使人追止之。光照乃還。光壽固德參公。往見參公。參公曰。師果賢也。

父光佐字顯如。戰姊川之年。信長攻野田福島不拔。欲移本願寺城其地。光佐不可。舉兵拒信長。戰五年。糧竭。藝人村上景廣。子糴。光佐破九鬼嘉隆于海口。娶朝倉義景女為光壽婦。子共攻信長。天正八年。信長已敗。殺義景。北地盡平。天子乃詔信長。光佐解兵。光佐謂其下曰。信長不可信也。出城逢敵。噬臍無及。使光壽守大坂。聞我至。糴賀乃去。光壽聞光佐至。糴賀去。兵如若山。十年。信長子信孝軍于岸曲。号曰伐四州。俄曰光佐前。雷光壽于阪。奉天子之命。不遽行。不可不行。誅南襲。糴賀會信長被殺。引兵歸大坂。於

是光佐益安。文祿元年。光佐死。光壽立。朝秀吉十名。古屋。光壽有二弟。佐超字顯尊。居興正寺。光照字准如。居本行寺。咸異母。准如母善事淀夫人。陽稱光佐。与準如書。属後事。准如宜嗣。秀吉信之。令光壽致仕。其下大諫曰。光佐令光照居本行寺。何得遺書為後。此必有姦。欲奉兵作亂。光壽止之曰。兄去弟居。衆何患。光壽有茶壺。甚愛之。於是獨抱茶壺行。參公賢之。屢召与語。使信雄為秀吉言。秀吉高其義。善遇之。慶長五年。光壽光照將之江戶。三成使人追止之。光照乃還。光壽固德參公。往見參公。參公曰。師果賢也。

光壽傳

典參以東寺事平立為門跡使其歸阪三成欲誅之
秀信止之三成死其黨慧瓊匿于六條端坊者
佐光照者下間賴兼塔也而夫妻誅死光照恐使
獻遺于上棄諸門庭之間無敢通者上欲遂黜光照
正信曰不可上獨不見其父居阪以織田氏之衆攻
之不克今專屬諸光壽後世未必如光壽其勢雖削
也兄弟兩存之便臣光壽擅越不以私廢公上乃立
光壽為東門跡与槍兵五十光壽許邑曰貧道得此
為過矣復望其它光壽子宜如善事春姬數朝適上
之旨光照為西門跡並建寺江都使其徒從其所欲

屬焉東西益結怨享保中嗣絕以姬路本德寺探譽
弟證譽為後證譽好騎馬使口槍其下化之裸妓女
泳水不為者殺之左右奴婢少忤乃死寬保三年二
條氏曰我典本願寺不言罹咎言使致仕徒具与為
惡者于海島是年兄探譽与姬路族會獵畧民婦女
以罪見幽

史臣曰戰國之時天下無讀書者讀書者浮屠耳使
我生其時亦將從之學且愚底天室之有益于參雖
古名儒何以加焉彼預人家事与擁衆偪彊其徒耻
言之何足論哉何足論哉

反者傳第五十三

卷七十八

酒井忠尚者氏忠弟也氏忠將死屬孤忠次治其衆
既多取其邑是以叔姪不相善又譖酒井正親石川
清兼竊權專國納言怒而數之二子陽為不知待之
如故忠尚愧不出稱病篤遂與松平清定入上野以
叛納言攻清定降之釋忠尚守上野天文十七年參
駿破尾干小豆阪忠尚不出聞尾破乃來國人始大
惡之永祿三年從攻丸根遂從駿君入桶狹駿君死
忠尚逃歸因是尾益強求平干參忠尚子質干駿恐
殺其子止之曰立大國之間者兩不絕其交夫人世

子在駿、願公勿如尾、如尾天下不信、參質子、參公曰、謀國者不謀妻子、願為國改圖、忠尚變也、曰、臣寔為國、豈為私計、因謝趨出、鳥居元忠等請殺之、公止之、曰、彼其言善、必不反、忠尚亦稱病不出、親鸞徒起、忠尚發兵應之、戰不克降、一年謀叛、集兵忠次、廣孝伐之、衆潰、奔駿。

大賀、孫四奴也、捷給善吏事、稍遷代官、典北地、二十四鄉、所言無不聞、權勢比列將、以誅詐偽、得人心、相結擁蔽耳目、有得賞者、則曰、我為之請、無罰、則曰、因我免死、是以雖士人多歸之、是時參方有甲之憂、恒

常居濱松、因崎兵二百餘、世子信康居守、弥自以為眾多、恐及誅、与小谷甚左倉地、平左山田重英、謀賣國于甲、曰、不得近藤、壹岐不成、語語壹岐曰、予白公与子田也、子知之乎、壹岐雅剛直、愧為弥薦、還其田、公使吏詰弥、曰、事急不可不發、甲攻具外、我從中起、誰能拒我、諸將從公者、聞妻子為虜、去公未此、公失諸將、疾走歸尾、要擊之、必克、天正三年四月、甲兵至、參重英於是悔、為弥所誘、見世子、悉告弥、謀、世子乃使左右適重英家、聞与弥語、世子信之、縛弥、送濱松、遣使者斬倉地、小谷、泅逸、初弥妻諫弥、罵曰、使汝為

參夫人猶何言。妻泣曰：是豈為人臣者之為乎？於是
子女同磔于岡崎，埋跡出其首，割竹置其側，使觀者
加諸其頭，三日死。參公乃起兵，破甲于長篠，甲從是
衰。

伯耆守石川數正者，日向守家成兄子也。初，与大久
保忠俊謀納贈納言，後從參公居駿宮崎。既參公歸，
尾因數正求平于參，數正高力清長會尾將林通勝
瀧川一益于鳴海，正二州之疆約束已定，從公適清
洲，數正以為參與尾平駿輕辱夫人世子，無參人死
之，參之耻也。獨亡之駿，是年參破西郡，虜鶉殿氏長。

氏長駿君太愛之，數正乃說駿君，歸夫人妻子于參。
求氏長駿君從之，是時參駿甲尾咸稱數正之義，親
鸞徒起，數戰折其銳，賊平，賜食吉良。參公滅駿，封家
成于掛川，使數正代家成將州西之衆，姊川之戰，參
兵少退，數正破敵河中，敵竟大敗。御方原之敗，數正
還擊敗敵，是以不敢逼。甲君入遠州，參公兵四千
陣于小天龍西，當其鋒，數正等將三千在其南，欲待
其合伐之。甲君乃退，甲君圍長篠，使求救于尾，与尾
君至大敗。甲于長篠南，從攻小山，從取禾于田中，擊
破持舟之兵。甲兵至二山，數正康高諫曰：甲雖老，猶

足遺毒千人、背教城當強甲、為公危之、參公曰、善、以
教正為殿、却軍、明年又刈田中之麥、擊破持舟兵、攻
藤枝功多、拔高天神、斬首四十級、從定駿甲、從如安
上尾君親執食餉、教正及酒井忠次、遂從如大阪、會
尾君被殺而反、遂從入甲、相君從參兵十餘里、教正
整兵當之、相君不能進、請平而去、迨秀吉破柴田勝
家、使教正賀以馬、成瀬藤八為輔行、歸言教正代以
己馬獻之、教正聞之、見公、本多正信曰、藤八七、使人
捕殺之、教正知其言之不信、而悅秀吉厚待己、久之
為尾攻星崎、秀吉餉諸將以利、皆封而見之、教正獨

無秀吉如長湫、本多忠勝欲攻其壁、教正止之、公以
是疑教正、又使之秀吉、還為岡崎留守、請問曰、秀吉
之地、半于天下、請平于公、之威已伸矣、夫參者北
有越、東有相、莫不受敵、請早許之、平公疾揚秀吉之
美、不聽、使以秀康如阪、因留子康勝侍之、教正益不
平、又聞秀吉欲殺參、賀子恐害康勝、明年幸室出奔、
欲如高野、秀吉留之、許以十萬石、至則不与之、或書
門嘲之、益不得志、杜門不出、天正十八年、秀吉伐小
田原、以教正見參公、小田原平、封松本十二萬石、改
出雲守、死、子康長嗣、女子康勝前侍秀康者、分食二

万石、三成將作難、使敷正弟掃部頭賴明焚館、蜂屋親周見其踰牆、捕送之獄、後三成出為將、三成敗、降脇阪安治、求免死不得、自殺死、康長從世子、破伊勢山、攻冠者嶺、不克、世子引兵西、留康長、松本、後以女嫁大久保長安子雲十郎、因与長安錢、通作姦、事覺、徙豐後、國除、康勝坐凡失族、入阪死。

小笠原長忠、小笠原長清後也、事駿居高天神、事變、臣三浦義鎮、莫不至、駿亡、義鎮走歸高天神、長忠數其罪、殺之、參公令其族康元召之、長忠是時將、獻篋子于甲軍、遂康元子俱往、因崎、使之守曾我山、從軍、數有功。

大正二年、甲君攻高天神、參尾會兵救之、未至、甲君賂長忠鸚鵡栖、万貫之地、降之、而徙之鸚鵡栖、栖、不与地、甲七奔相、七、捕戮之。

大久保長安、甲人也、木姓大藏、世業猿舞、勝賴時亡之、參知大久保忠隣、好猿舞、出入其家、奴事之、乘間言伐甲之說、偶用其策、破甲、忠隣愛之、薦諸參公、未見之、如日下部宗好家、見長安造浴室、奇其材、召使奏伎、因稍親幸、迨遷江戶、公從容謂左右曰、國君常憂匱財、地廣用隨多、取諸民、則民若竟無豐贍之日、長安越次對曰、有術于此、不取于民、不奪于人。

君臣日用之不竭。可乎。公驚曰。何。曰。臣觀天下可採
于山者。關以東尤豐利。金銀銅錢之屬。無地不出焉。
有司主計者。以為採之不必干獲。不贖其費。雖採
中發^廢作事如此。未見其利。臣願得為使從事。假歲月
責之。成府庫之財。不可勝用。公何愛一時之勞。不興
萬世之利。公乃登為士人。集礦徒屬之長安。從是肉
而有積倉。外而有餼糧。以戰則捷。以居則威。屯名古
屋城。伏見。往來千里之外。財不窮。終破三成于關原。
上以為能。使其蒙^蒙大久保氏。拜為石見守。封瀧山三
萬石。居理官之列。從知政事。正純造東大寺。及從京

兆乎。城京師。布驛亭于天下。於是佐石豆出金。歲數
千万。其它有金銀銅錢之處。咸領之。用事日尊貴。長
安本出雜類。不知忠厚謙損之道。視三州如采邑。恃
寵陵折人。縱屬吏為姦。致賂累巨萬家。多金銀器。又
歲二如佐渡。以道于越。使採越之事。歸報。小事使專
決之。越相花卉遠江。使長安子長次仕于越。妻以女。
女因緣為姦。欺越族。始委團子二子。甚尊重。賈人
恃賂輕辱士人。有片柳重景者。訴不克。大罵長安。長
安謂族曰。臣者奉使命者也。罵使者當誅。族心知重
景^寬不聽。長安宣言。族輕上奉使大臣。不敬。以聞。得

得罪、族乃与左右謀誅長安、遠江諫之乃止、又偽為
族之書、謝長安悅之、慶長十四年為使、正越後美濃
之田、十八年病中風、上使醫賜藥不起、先令造金棺
歸葬于甲、分財婢妾、長安子藤十郎与家長曰、先君
典天下之財、不上計、不若上計而後相與也、姪乃使
人上書言之、止曰、藤十郎父死背其命不孝、下吏治
之、邪謀盡露、故甲君孫頭了居甲長延寺、受親鸞氏
之教、長安与之謀、及造謗牒、旌旗帷幕与之、如全甲
時、伯耆族尚主而死、大夫寄藤半石川毛備後中村
伊豆与主傳鶉殿氏長謀、名他人子請嗣族、上悟其

偽、使吏滅其國、討府庫歸之長安、受私之、松本
族多壑田、長安掩匿不以聞、於是子七人坐大逆誅、
頭了父子徙海島、氏長及前奉使者、弓削多正吉久
貝正俊除名、伯耆三大夫繫獄、其餘坐誅者甚多、知
政事忠隣、從是失上之意、

越前守岡貞綱、故備前族卿也、父豊前与長船越中、
即浮田直家、取美備二州、直家首、秀家父也、越中將
死、知子紀伊不肖、謂秀家曰、願勿使臣之子預政、臣
之子不肖、秀家曰、諾、秀吉之伐毛利氏、貞綱諫秀家、
背毛利氏、初赤松氏有備、絕無後、岡阪崎、戶川花房

推直家為主、四臣是以專政、食膏腴之地、以公之衆、
治道路橋梁、國貧家富、紀伊言正四邑之界、勿役衆、
四臣怨之、秀家以紀伊為能、委之政、石田三成知紀
伊專脩政、能移君之意、厚結謀為亂、許有倫美、紀伊
漸樹其黨、拔中村刑部于小吏、掌內事、比周窺知君
之所欲為也、証評四臣罪欲誅之、會病死、刑部乃欲自
為紀伊所為、譖四臣、鳩紀伊、四臣相与謀曰、不殺刑
部、國不治、刑部聞之、亡以激秀家、怒欲誅四臣、
以兵自守、秀家不能制、告諸神祖、因浮田
貞成、戶川逵安、干前田玄以、囚貞綱及花房正成于

增田長盛、以安浮田氏、貞成者秀家從昆弟也、慶長
五年、四臣從伐會津之軍、神祖意、四臣通謀秀家、將
執之、既從戰、関原、神祖破秀家、等封貞成于津和野
三万石、貞綱邑万石、而二子後皆反誅、貞成為人不
仁也、嘗久留藝、族使者、恐誅君必救之、貞成乃
与使者、詣藝、族果怒、將斬之、貞成竟為不言、使者寤
自言其狀、藝、族釋使者、謝絕貞成、又殺從子左門、謝訴
宇和、族官崎、族匿舍七人、使失封、皆妹之夫也、十七
年、遂奉取蘓者、捕原主水、断指燒額、使佩、搗曰、養之
者有刑、貞綱仇、諸諸吏言、貞綱子平内、匿主水、驗之、平内

實匿主水上乃放平內于遠乙卯負緇妻之父明石
全登勸負緇反未發事露七月賜負緇死斬平內是
時傳姆欲奉主亡淀夫人挾之為質火起親持其襖
傳姆乃佯驚左右走且哭且呼夫人以為秀賴死棄
主往視傳姆乃負主出走神祖之陣堀內氏虎負以
授負成、冒火免主神祖喜曰不意見汝、者負
成之妻也益負成邑為二万石主過桑名見本多忠
刻悅之大望曰嫁與負成不若棄諸阪竟不冝嫁神
祖屢讓之後德祖許嫁忠刻負成謀奪主殺之上聞
名之使者前後于餘輩不出發兵圍之恐其下反之

飲酒于庫家逐遠藤景延圍兵入斬其首罷兵誅遠
藤

由比正雪駿染布者子也好讀書至秀吉起自布衣
定天下心以為可成矣江都人擁不傳者仇正雪師
正雪不知事之甚謹迨不傳殺師七正雪大駭以為
事師之仇不義也然非不傳天下無師事之者發它
死衣以己衣剝面屠腸如自殺者追不傳如江都不
傳亦愛其才盡于其譜牒及兵書死因竟自言楠延
尉後又受台候法卜晴雨吉凶必驗為大言好眩人
大宗厭代嚴宗冲初在位流言起人心不安正雪以

為己智足勤天下、諾弟子曰、予夢見廷尉、教使鑿某
地、弟子信之、如言、得石函、千古松樹下、其中有楠家
帷幕、旌旗、弟子傳相、誥為神、竟与丸橋成純、吉田初
右、僧廓然等、數十人謀反、熊谷三郎、加藤市右、如京
師、挾天子、徵兵西州、今升半兵、燒阪、逐阪守、已与佐
原十兵如駿、因久野之糧、而取府城、成純塞玉川、燒
江都、火藥司瓦原十郎、燔硝庫、紛乱相失、燈画葵葉、
偽為紀族造朝、又稱先驅、將初鹿傳右、操上之楓山、
南走品川、櫻井右衛福島傳四、以正雪造紙、銃、伐追
騎、使敢死士、遮刺、列族、列將入衛、干官者、成純、劫上

過函關、還歸与道灌、山賊、夾擊、不從者、正雪、挾上令
天下、雖不濟、不失割據之業也、部署已定、正雪、補紀
使出、関、初不傳託、二子、于奧村八郎、
、兄曰、權兵、
、事知政事、信綱、八郎、因与共謀反、既悔、告其兄、權兵、
成純、借金田代、又左、
、責之、成純曰、待之十餘日、
不憂不富貴、何止十倍之利、又遣刀槍弓矢、不給直、
語、弓工如語、又左、其徒亦漸悔、語泄、二人詣江都、令
告變、江都令部吏捕獲、磔三十人、斬四十人、駒升右
京如駿、捕正雪、佯捕七人、
、有劄、駿府令、
、逆旅、
、注容名狀、官衛將与三春、族圍正雪、必見其有劄、不

正雪知事露大息曰成純禍人燒陰謀書出見吏曰
紀族使者不可受辱道路願詣府更衣為病呼輿夫
作書遺使者與其徒十餘人自殺死正雪書稱大老
忠勝為民之患臣欲興兵誅之事成歸死司寇非敢
圖富貴於是世傳正雪死後尚猶欺人其黨熊谷今
升自殺吉田加藤就擒賜奧村兄弟田代又左弓工
邑有差反者盡誅大老忠勝見紀族曰反者稱為紀
使者而持紀族璽書吏驗之信臣以為族欲為非豈
因一男子哉是必左右郎中竊印紀族未應郎中進
自殺以告事解其明年有戶次庄左事

莊初事大野族直良嚴宗初去如江都石橋源右
者以善兵法事福山族註平氏錄其說奇譎莊師事
之問亂天下之術三問三不應其終不得已乃曰不
若放火疑諸族莊悅告欲用其術源大驚止之承應
元年列族獻銀祭淺妃是時天久不雨風大起左謀
燒廟取其銀伏兵射殺大臣救火者以觀天下之變
其黨長崎刑部告諸知政事信綱江都令部吏往捕
盡獲源不報曰臣止反者非反者吏將釋之知政事
忠秋曰止之不告以觀成敗其心不可不誅与在等
十一人同殛于品川之南

史臣曰、蠹木生之、而木為之蝕、邪臣國養之、而國為
 之殘、是故臣之職、其志在乎常報其君、而後國重其
 義、身令其終、德川氏之御天下、有德必酬、無德不較、
 叛而伐之、服而容之、寬亦至矣、反覆子雖不閔、成敗
 足觀、其所以待之、作及者傳、



